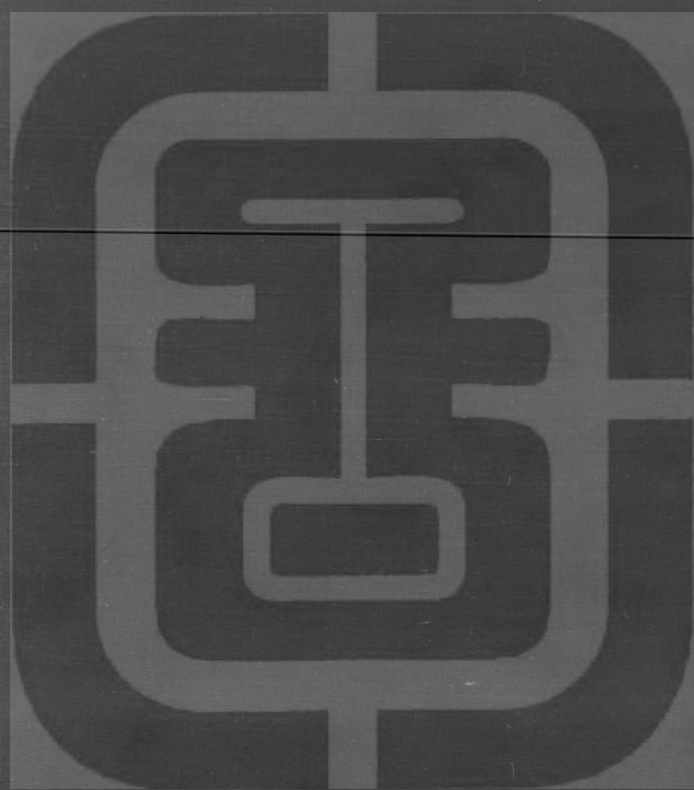


宋史



列傳卷第二百一十一 宋史四百五十一

宗閣儀言在國錄雷軍事前書君丞相慶國更領經筵事都總裁長脫等奉

密黎

忠義六

趙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馬聖

密佑 張世傑 陸秀大劉鼎

徐應德 陳文龍 姪瓚 鄧得遇

張珏 趙立附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于太宗子恭憲王之後承

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

於其鄉先王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舉初以蔭爲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子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咸淳未廷臣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廢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

淳

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爲盜所在蠶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大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困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旣去大兵

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爰舍裨上不歸  
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  
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  
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  
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師不殺汝與是衆號泣散  
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  
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  
解揀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  
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邪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  
呼曰爾輩欲亂耶衆涕泣出宿投繯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  
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  
奏辟道隆爲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  
千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傳爲制置使以道隆叅其軍  
事遂爲提點刑獄時文天祥旣至平江潰卒四出爲  
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  
者于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遺書誘  
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臯亭山令間道入援  
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大湖經武康臨安  
縣竟勤王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

既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  
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  
艦內間守者少急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  
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  
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  
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  
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才才知兵善騎射撫  
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當戰回百事才望見  
以爲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

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大軍設砲架鼓車弩  
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亘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  
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譙曰步帥  
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  
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  
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  
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楊子橋竟瓜洲東北跨  
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  
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  
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降擊五

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瀛國公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濶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楊食盡才時出運米貢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木馳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

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木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脅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卧內執之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木怒畱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山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降福與子

大淵大源下班祗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諄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馬堅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堅與其兄埜特顯咸淳中堅知欽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堅鎮

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聞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閤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堅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堡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

水牓攻東門破其外城壘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壘率死士巷戰刀傷臂破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什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壘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糲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命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溺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為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劄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贊舍人為江西都統是冬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明年二月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



援繁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繁已降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解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竒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為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達授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蕪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

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枋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顏陽攻巖山隘潛舟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世

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載發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圖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為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為彪來從已俱南也推牛

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中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冝中奉昱為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吊眼許夫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衆遂解去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礪州至元十四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

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礪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襲廣州震敗績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湏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率

蘇劉義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  
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  
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  
王舟大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  
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  
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  
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劉師勇者廬州  
人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海師  
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然之時姚訾復常州似  
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

助訾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彥  
馬弱陷淖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大軍寘彥  
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又遣范文虎  
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絕有羣鴟  
飛鳴繞城衆惡為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  
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  
千人皆闔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闕淮兵六人反背相  
挂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  
可為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

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

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相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胡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

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未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

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  
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  
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  
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  
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  
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  
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  
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而  
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  
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

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  
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  
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  
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  
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  
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制臺課皆闕  
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藁似道始行至文龍  
爲文獨不呈藁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  
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

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闢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

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爚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其城明日築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拯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叅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



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  
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  
以黃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恮  
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  
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  
文龍為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  
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  
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家持  
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

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  
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  
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  
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  
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  
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  
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  
宜有是兒為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  
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既歸文龍之  
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  
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藏庫出知昭州遷  
廣西提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  
年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潛叛  
而還得遇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堅代闢議  
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  
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  
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  
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

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川虓將寶祐末大兵  
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  
安撫楊奩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  
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  
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  
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  
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山爲東川兵所  
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  
用兵出奇設伏筭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  
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

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楫失大食平大兵  
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  
耕兵不得解甲而臥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  
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珪遣其將史炤王  
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  
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壞重慶夾道出合城下珪碇  
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  
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徒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  
受兵民凋弊甚珪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  
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

築馬驥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刺統軍率諸翼  
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珪不可曰蕪菁平毋  
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驥  
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  
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統制  
周虎戰死馬驥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  
祐元年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  
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不得達六月督萬壽以嘉定  
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瀘叙長寧富  
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

宋史列傳卷二百一十八  
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絕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且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叅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珏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時楊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盡退

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參政矣旦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被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

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玠不從十二月達  
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  
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玠遣總管李義將兵由廣  
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  
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玠率兵出薰  
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埧諸將從其後合擊之  
玠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玠降不聽安乃與  
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玠率兵巷戰不支歸索  
鳩飲左右匿鳩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  
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玠踴躍欲赴水家  
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  
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  
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玠至安西趙老菴其  
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  
亦何以哉玠乃解弓弦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  
缶葬之死所趙立者字德脩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  
迂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爲大社令湖北提刑使蜀  
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咎萬壽已降玠方城守爲後  
圖立無以復命還至涪沉水死

萬曆二十五年刊  
宋史四百五十二  
圖立無以負命戮至部武亦不  
張請誅人滿至重慶頃者得書以判在太獄中為對  
我賈以直如請新成防法為大岳令勝北對無以圖  
至裝之天祖賦一者字斯創重慶入榮進士以士  
亦何以時丑以難已效自強願中安者及其骨以五  
文附之曰公盡忠一也以辨而事今至北嶽野不  
京而重慶判歸曹自強及新萬那法出判  
列傳卷第二百十

列傳卷第二百十一 宋史四百五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權國重事節書右丞相兼國史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忠義七

高敏 張吉

景思忠 弟思立

王奇

蔣興祖

郭許 朱友恭附

吳革

李翼 阮駿

趙士隆 士醫士真士適士跋陳自仁叔皎叔憑訓之聿少壘之劉玠

陳淬

黃友

郝仲連

劉惟輔 高子孺韓青附

牛皓 高萬倭妻秦元薛琪張亨

魏彥明

劉士英 王稟

翟興 弟進

朱躡 朱良方允武

龔楫

蔣子春

李巨

孫安

凌唐佐

楊粹中

彊寬

康傑

郭傑

郭贊

王逆

司馬夢求

林空齋

黃介

孫益

顧緒

王仙

曹琦

吳楚材

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遭重傷范仲

淹韓琦皆薦之爲閣門祇候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

監主蕃部事羌圍大順城偏將趙懷德力戰其下以

銀買級主帥李復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懷德

善用人戰必勝當略其小過且蕃官難彊以漢法復

圭乃止羌人聲言將出鄜延敏屢白復圭曰兵家之

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

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

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通路自寅及

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次榆木援兵不至中流矢死

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詔贈嘉州刺史錄其三

子爲侍禁殿直

張吉者慶州卒也爲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

之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

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賊怒

害之詔贈內殿崇班又錄其子

景思忠字進之普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閣門使秦蔭累官西京左藏庫使爲遂州駐泊都監夷人寇清井鈐轄張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爲前鋒夷乘險薄官軍官軍戰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勸思忠引避不聽奮劔疾戰而死走馬使張宗望爲言詔祭訪熊本考實得其事神宗憫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餘皆賜其家錢帛

弟思立以蔭主渭州治平砦囉兀用兵韓絳使攝保安軍夏人寇順寧思立擅領兵赴援諸將敗一軍獨

全以功知德順軍策應王韶取熙州過洮築當川堡克羗香子珂諾城遂定河州嘗與羗力戰斬不用兵者數人軍聲大振韶言其臨事忠勇進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賜繡旗朱甲又遷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舍命弟思誼其爲秦州判官以便養青宜結鬼章舉兵襲殺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書抵思立詞不遜思立不能忍帥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鈐轄韓存寶募將瞎藥交止之不聽自將中軍使存寶及魏奇爲先王存將左賈翊將右鬼章保一萬八千



若以抗官軍戰數十合羗從山下圍守軍他將王寧  
季元凱沒于陣思立存寶潰圍出諸將多傷議曰日  
暮兵疲宜移屯東岡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創重獨徙  
其軍方遣之而殿後兵亂前人望見亦皆潰思立且  
鬪且退曰我適以百騎走羗數千人無助我者今敗  
矣當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少頃再戰遂死時已除  
忠州防禦使會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輕敵致敗不復  
贈官

王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洞以爲將  
領降其酋舒光貴等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如京副

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  
縣期且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沒  
經略使移書迫奇奇不能堪後數百蠻萬人驟集奇  
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  
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  
防禦使官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將興祖常州宜興人之奇之孫也以蔭累調饒州司  
錄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緝戰具  
盜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府武陽縣武古博浪沙  
地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溢埽其墳興祖

躬救護露宿其上彌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  
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使走避  
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  
與賊通斬以徇金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益至  
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相繼以悸死詔贈  
朝散大夫

郭滄德順中安堡人從軍積官至武經郎爲涇原第  
八副將金人犯陝西渭帥以下叛降獨滄義不許稱  
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下之獄脇使俱降滄奮而  
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污叛逆大惡天

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訴于地下耳衆醜其  
語卽殺之建炎三年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同歿者  
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翊郎爲涇原第一副將步兵扞  
金人於華亭數有功會金兵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  
所得渭帥旣降誘以甘言許優進官秩不肯從更詆  
辱之帥不勝忿斷其脛以徇經日乃斬之後贈敦武  
郎

吳華字義夫華州華陽人國初勲臣廷祚七世孫也  
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  
郎幹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之圍使

粘罕軍見之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勁粘罕少屈爲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遷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請於帝乞幸秦州又乞出城劫之使不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衝突尾襲應援可一戰而勝時衆言已入皆不果後金兵攻安上門填道度壕革言之守將使洩蔡河水以灌之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車駕幸金營革以爲墮其計往請

叔夜欲身見其大酋計事叔夜問其故曰茲行有三說一則天子還內一則金騎歸國三則革死叔夜爲言之不報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孫傳乞留之不得乃與傅謀於啓聖僧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於同文館所合已至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既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三月八日起兵謀旣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

引脛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

李翼麟州新蔡人宣和末爲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酋粘罕欲臣之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閤城將官折可與同死之阮駿者興化軍人紹聖元年進士爲河南府少尹金人犯京師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趙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既長

遊庠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嘆曰昔賢有不願爲章句儒出玉門關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爲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春劇賊丁一箭衆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御之策悉委士隆賊三旬不退士隆募軍中敢死士與之謀有張宣者應募獨持槩繼城下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乃選壯士數百人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數十里以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轉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隆及副鈐轄劉紹先禦之進攻

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順浩屯鄱陽旣復南康與建武節度使楊惟中兵會遣統制臣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紹興元年正月詔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入辭頗言成兵衆高宗責以立功俊悚懼受命未至城已陷時守城罷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隆毅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賊入城大掠成素服士隆之義欲以爲僞安撫使士隆怒罵曰賊欲屈我耶陰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爲我雪恥遂仰藥而卒年五

十二賊怒并害其家數十口事聞上嘉悼贈武功大夫官其孫二人士隆六子皆有文行不愆不忤不愆不懣不懣不隱是役也不忤不懣不隱死焉又宗子有士醫士真士道皆以歿事聞

士醫任秀州兵馬都監建炎四年兀术入州士醫乘城拒戰城陷死之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士真權知信陽軍寇劉滿至士真拒之兵潰滿執之去荆門遇害後贈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士道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紹興五年馬進寇江州士道遇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跋濮王曾孫也靖康末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金人驅宗室北行士跋得間道遁去居邢州結土豪將舉事有告者金人執而殺之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果

叔皎秦悼王四世孫元豐中爲右班殿直累遷至德州兵馬都監自靖康以來劉順呂拱劉亨相繼謀叛叔皎皆設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圍城郡檄叔皎率兵禦之前後六戰圍急有江詰者與郡守宗諒謀以城降叔皎斬詰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猶力戰勢窮被執怒罵不屈遂遇害

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累官武翼大夫就遷通守金人圍陝州既久援兵不至城危時叔憑子官盧氏遺以蠟丸書曰人臣當死國難况吾以近屬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時通判王澣職官劉效陳思道馮經李岳杜開縣令張玘將佐盧亨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

訓之字誨道秦悼王五世孫父叔侯官至惠州防禦使訓之登政和二年進士調東平儀曹知平江府吳縣朱勔怙勢役州縣訓之不爲屈勔嘗執數輩詣縣請治訓之悉縱之忤勔遂移宗去宣和末盜起河北

訓之屢與人言契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  
未幾金人犯京師訓之居揚州率大姓募士勤王聞  
都城失守乃止建炎二年知吉州永豐縣孟太后避  
地虔州護衛統制杜彥與其麾下叛後軍楊世雄應  
之將犯永豐訓之與尉陳自仁簡兵分為二一取間  
道逃賊後一據地利匿其精兵以誘賊賊至伏發殲  
其衆會賊別校一官兵未成列訓之率數十輩拒  
戰厲聲罵賊與仁仁具被害事聞詔贈訓之朝散郎  
直祕閣謚忠果自仁通直郎官其子邑人為立祠太  
后之發吉州也至大和衆皆潰從事郎三省樞密院

幹辦官劉德老為金人追騎所殺官其家一人是年  
金人過江陳淬戰死岳飛等兵皆引去上元丞趙鼎  
之帥鄉兵迎敵死之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也建炎中為成忠郎金人圍  
潭州帥臣向子諶率衆守城聿之隸東壁子謹循城  
顧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  
金兵登城縱火子諶率官更突門遁去城遂陷聿之  
巷戰大罵而死將官武經郎劉玠亦死之事聞贈聿  
之左監門衛大將軍諡忠節大失皆官其家其後朱  
熹為請立廟賜號忠節

陳淬字君銳興化軍將西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  
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  
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  
與西人接戰于烏原淬殺十餘人擒其若主奏為左  
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  
四年召赴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砦河北第一  
將尋拜忠州副總管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  
人入真定淬以募軍禦之妻孥入城皆遇害建炎元年  
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  
路都總管兵馬於韓琦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

擁兵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  
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  
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為御營使  
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  
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瓌將  
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  
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蒼間俟其旋濟旋獲  
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  
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  
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



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婿

黃友字龍友温州平陽人少不羈十五入大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遊邊帥劉法一見竒之延致門下會西鄙軍閔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其後幕府奏功沒永年之實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謚友亦免省試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婺寇復作守留友攝兵曹為殄滅計友請往諭之既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

持釘一榼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貼然婺人圖像祀之通判澶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之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即位制置使詹度奏友久服武事籌略過人丞相何臬從而薦之召對問友唇齒破裂狀為之稱嘆資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三千奪榆次得糧萬餘斛明日大軍進榆次十里而上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嘆曰事去矣迨曉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敵益以

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  
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間官其後  
八人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密出人意料嘗  
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  
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為識也  
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郝仲連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  
去仲連特為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虛遣節度河東軍  
馬屯河中就權府事金將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  
衆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

屈及其子皆遇害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劉惟輔涇州人以同州觀察使為熙河馬步軍副總  
管金人既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將三千騎禦  
之金前軍踰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  
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  
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字董黑鋒洞胷墮馬死敵為  
奪氣退深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至鳳翔境上惟  
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吾山出寶鷄獲金遊  
騎嚴擁大兵及金人於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  
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自石鼻逃遁

歸金人略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捽以出惟輔奮首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復言而死張浚聞之承制贈昭化軍節度使賻金帛布以二百計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成州號忠烈有高子孺狄道人知蘭州龕谷砦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韓青為熙河馬步軍第

六將間行從惟輔為金人所擒亦罵不絕口而死牛皓福州人為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後軍中部將紹興五年金右都監撒離苟與其熙河經略使慕洵欲犯秦川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之皓至瓦吾谷與金將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謂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力戰死有承信郎高萬且罵且戰與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死於陣金人相謂真健兒也後皓安皆贈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三官錄其子

魏彥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併兵入鄜延王庶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天大雪世才戰敗自是金兵專圍西城初受圍時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寇率老弱乘城金人晝夜攻城閱十有二日城陷彥明坐子城樓上金人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日吾家食宋祿犬輩使肯吾君乎婁宿怒殺之詔贈中大夫官一子

劉七英宣和間為温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具

舟欲遁士英奮謂不當避自郡將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獨身任責推郡茂才石礪為謀主治兵峙糧籍保伍分其地為八隅委官統率以鐘為約令民間鐘聲則趨所守堞未幾賊來攻拒守凡四十餘日官軍既至賊潰去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孝純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之笈在金因講和使附書言二人死節後刻石于衢溫二州

翟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少以勇聞劇賊王仲起興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師西道總

管王襄檄興統領在城軍馬以保護陵寢功補承信  
卽辟京西北路兵馬副鈐轄爲陝西宣撫司前軍統  
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  
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群盜冀德  
韓清出沒汝洛間興以輕騎追襲德就擒清僅以身  
免會進爲叛將楊進所害賊乘勢擊敗官軍興帥餘  
衆拒賊保伊川明年愬進死事于朝以興代進爲京  
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兼知河南  
府楊進屯明臯山北興與子崧帥鄉兵時出擾之進  
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

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  
退保繖蓋山興進攻免胄大呼曰賊識我乎我翟總  
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金人犯河陽鞏縣永安軍興  
遣子崧與博戰屢捷追至澗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  
鎮撫使兼知河南府轉武略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  
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衆保險興遣蠟書  
結約之向密王簡王英輩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嘉  
之授河東北路軍馬使徧檄山砦由是汾澤潞懷衛  
開山砦首領皆應命金人入陝右興遣將邀擊俘五  
十餘人又遣子崧生擒金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縣

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春金重兵  
犯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  
震恐興授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俟敵至陽遁金  
衆果追玘伏發金帥就擒鄧州人楊某擁衆河北僞  
稱信王興遣將董先追獲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  
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頥  
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頥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  
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携其首奔豫或云賂偉  
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  
每怒鬚輒張軍食不繼士以叔粟雜藜藿食之激以忠

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  
名忠護子崧沈勇有父風繼興為鎮撫使琳閤門祇  
候

進字先之以捕盜勞補下班殿侍累功克京西第一  
將坐熙河帥劉法涇原戰失利降官停任尋叙復女  
真歸故地改河北第四將往至遂城會契丹兵奄至  
都統制劉延慶以進為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  
岡廬溝河皆捷又與契丹大將遇于峯山力戰彌日  
契丹潰去金人犯京師朝廷密詔西道總管王襄會  
兵三萬赴京城至葉縣襄欲引兵而南進諫止之因

分軍遣進持書而西時經略使范致虛已合五路軍馬次潼關以進統河南民兵收復西京進至福昌遣兵襲金營時金遊騎往來外邑進設伏擒之金人逼靈山砦進父子兄弟與之戰潰圍至高都集鄉兵七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關入擒高世由再捷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昭遠至洛陽以進戍澠池界授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金人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未幾洛陽再陷進在伊陽裒散亡才千人金人犯薛封進選精銳三百人夜縱火斫其營焚死者甚多又戰于驢道堰生擒金將翟海追至梅

花谷賊冀德韓清嘯聚南陽進間擊之德降繼斬清

于艾蒿平勒兵抵龍門屢與金人夾河戰乘勝入

洛陽或曰彼砦尚固城未可守不聽金人聚懷衛蒲

孟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士卒巷戰次子

亮死之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京西北路兵

馬都鈐轄尋授馬步軍副總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

河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楊進號没角牛

者擁兵數萬殘害汝洛間進謂其兄興欲力除之會

揚進遣數百騎絕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賊數

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斬為賊所害贈左武大夫忠

嘉慶丁巳年

州刺史官其後五人

朱蹕湖州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  
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白允之率弓手  
土軍前路拒敵使杭民為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  
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  
數日遇害時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  
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世儒科建炎中為海鹽縣尉  
金兵入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  
也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人奮而前擊金兵數人死

衆為披靡然力不敵竟死事聞官其子思後守漢陽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士舍補官為常州宜興巡檢  
建炎三年金人入縣之金泉鄉允武率土軍鄉民迎  
敵殺獲數級奪弓箭與旗後遇金兵梅嶺村力戰而  
沒詔贈兩官官其家二人

龔楫字濟道兵部侍郎原之孫世以儒學顯楫懦如  
不勝衣建炎初聞金人陷郡縣輒忿恚不食念有以  
自見而不可得兀朮據和州以偏師萬人築堡新塘  
遏絕濡須之路楫率家僮百餘人襲之鄉里從者三  
千餘人獲千戶二繫累者數百人輜重稱是縱遣所



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滁和鎮撫司遇金兵大至  
乃取道圩上金騎兵據其衝不得前衆多赴水死楫  
麾其衆曰今日鬪死亦足爲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  
戰敗爲金人所獲猶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絕口金人  
鬻割之年二十二金人初至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  
里中金人見其挾書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  
春怒罵乃殺之

李亘者字可大交州乾封人少好學有知慮大觀二  
年進士徐處仁當國擢尚書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  
南亘不及避劉豫使守大名與凌唐佐謀密陳豫可

取狀告于朝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事  
泄全萬惠欽爲邏者所得亘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愍  
忠又有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幹轄城陷  
不得歸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後贈忠州刺史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寧人元符三年進士建炎初  
提點京畿刑獄加直祕閣知南京南京陷劉豫因使  
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  
朝江淮都督呂頤浩過常州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  
郎閣門祗候俾持帛書遺之憲至睢陽事泄豫捕唐  
佐并其家憲脫歸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

境上李橫復頴昌言于朝詔贈徽猷閣待制

楊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擣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圖不下粘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守禦官杜績亦死之贈粹中徽猷閣待制

疆寬自金歸宋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環州環慶路統制軍馬兼沿邊安撫使隆興間金兵圍環

州與其弟武經大夫環慶路統領沿邊忠義軍馬震堅守孤城招誘使降不屈城陷死焉興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吳挺言于朝並贈觀察使立廟西和州賜額旌忠

康傑者權知扶風縣與金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今也當歿於陣不能降敵宣殺之

李伸者知天興縣堅守不下城陷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

郭傑自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任調海州東海縣尉權祥符縣尉時童貫子師閔歿勅葬邑境傑任道

途之役貫命徹民屋之當道者僕先籍童氏屋數十間欲毀之貫遽令勿毀由是民屋得免再調濱州招安丞又爲亳州蒙城丞令以鹽科邑民僕爭之不可郡守以僕丞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人以捕寇爲名人邑境所至騷動僕檄逢周取所授文書逢周不與僕令尉譏察之逢周歸愬於徽宗詔逮僕赴開封府獄獄以狀聞乃使還任辟權咸平縣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界者僕率民兵擊之得犯者斬以徇會金人大至力不敵其僚欲降之僕走南京從趙野乞師不從慟哭而歸尋知宣城縣苗傅劉正

彥之變呂頤浩傳檄諸郡僕說郡守劉珪請募勇士倍道赴難揭榜復用建炎年號人皆趨之通判全州權饒州浮梁宰未行時有賊張頂花者已逼縣境衆止之僕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歿戰賊聞之僞降入邑爲變邑官竄伏僕曰吾爲宰義不可去端坐公署賊徒責僕僕大罵不絕口遂遇害詔贈承議郎錄其後二人

郭贇汝陽縣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獨聚軍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爲所執見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擔因乘間而逃獨贇

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王进字純父饒州樂平人鄉舉恩免爲固始薄攝邑  
紹定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風遁进度力不能禦懷印  
自投于井而死

吳從龍字子雲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  
爲先鋒援不至被擒使至秦州城下誘降終不屈死  
之廟祀揚泰二州賜額褒忠官其弟從虎至武經大  
夫

司馬夢求叙州人開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  
死誓不他適旌其子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

景定二年舉進士咸淳未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  
城才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  
之會恃水爲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橫遏中道  
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逆戰于馬頭岍制置使高  
達束手不援文亮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  
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  
黃必大劉仝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  
時王積翁以福安送欵世傑然實密約北兵至屠永  
福必大仝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

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  
生爾諸軍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意氣卓越喜兵法制置使  
朱禩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禩孫愛之以自隨夏貴辟  
充廣濟簿尉平反死囚尹不能抗錢真孫復辟入幕  
及與真孫別誦南八男兒死爾語以勉之後家居帥  
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砦衆奔  
潰介堅守不出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爲動顧謂家  
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  
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二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

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毋四方逾十五得于京  
師以歸州里稱爲黃孝子云

孫益揚州泰興人少豪俠紹定中李全犯揚州遊騎  
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燭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  
大至益率衆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卻益厲聲呼曰  
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  
不爲一歎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  
時顧緒顧珣俱戰歿事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  
各官其子一人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

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  
摘其首墜死

曹琦蜀進士也知南平軍亦被執脫身南歸制置辟  
主管機宜文字聞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  
死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  
降明年春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時江西制置  
使黃萬石走邵武遂繇邵武守黎靖德請于萬石乞  
濟師萬石不許而援楚材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  
以安之且戒勿興兵楚材不聽三月己亥自領村率衆  
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北兵

三道蹴之奪其長梯鐵鈎因進攻領村拒以木柵不  
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材宣議郎帶行太  
社令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材旣  
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  
爲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錄事婁南良訊之  
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所爲  
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  
綠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  
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吳浚爲江西  
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福州

聞而哀之贈官朝奉郎即邵武境上立廟賜名忠勇  
李成大字實夫南康軍建昌人文定公李迪之從子  
也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  
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  
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  
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  
臣爲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謚忠節  
制曰外難方熾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  
之臣父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晉卞氏可無褒乎通直  
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兼弓手砮兵正李成大勁氣排  
霄精忠貫日壯志弗就以沒其身謚以大夫之階官  
其二孤用慰英爽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仕爲鎮江錄  
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  
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曆數窮而  
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  
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師至聞居仁死時語歎嘖之  
爲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涇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  
皆異之鄉人爲立祠

列傳卷第二百十一 其家祿流樓百甲不却與主人

世重更出重向夫忠義未許主師以兵肆國及太

舉知斜武二具拜帥斜武二曰吾國以初樓家而

事參軍出兵文與武下百共法與敵無備官以師

其一二瓜田樹英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列傳卷第二百十二

宋史四百五十三

忠義八

高永年

鞠嗣復

宋旅丁仲修  
項德

孫昭遠

曾孝序

趙伯振

王士言

祝公明

薛慶

孫暉

李靚  
楊照丁元

宋昌祚

李政

姜綬

劉宣

屈堅

王琦韋永壽

鄭覃

姚興

張玘



陳亨祖

王拱

劉泰

孫逢

李熙靖  
趙俊

劉化源

胡唐老

王儔

朱嗣孟

劉晏

鄭振

孟彥卿

高談

連萬夫

謝舉

王大壽

薛良顯

唐敏求

王師道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為麟州都巡檢王贍取青唐永  
年總蕃兵為先鋒贍入邈川而宗哥叛永年以千騎  
直抵其城開省章峽路擊走叛羌結陣還青唐羌政  
甚急復擊之去會苗復姚雄以援師至戰溪蘭宗堡

履少却永年領勁騎斷走為二乃退復與李克保敦  
谷又戰于乾溝單馬援矛刺羌酋彪雞斫萬衆之中  
斬其首餘衆宵遁已而隴拶自乾溝逼鄯州永年佐  
贍拒守及雄棄湟鄯皆以永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  
州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二萬出京關王  
克安州堡遂至湟卽知州事自皇城副使進四方館  
使利州刺史為熙秦兩路兵都統制將前軍駐宗哥  
北溪賒羅撒萃精勇據高阜欲衝官軍永年揮選鋒  
突陣師乘之羌大敗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其  
州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

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  
戶也永年不之備羌遂執永年以拔遂爲多羅巴所  
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  
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是殺也王厚實主其事而  
謀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  
恤不及云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贊所著書詰  
闕作元符隴右錄不以棄湟鄯爲是故蔡京用之雖  
成功然竟以此歿云

鞠嗣復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  
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歿  
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  
可得何爲脅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懼屢言何不  
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  
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難率吏民修城立門衆赴功  
守備略就朝廷知之進其官二等加直秘閣擢知睦  
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  
卒

宋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  
臘旣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  
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

勸部勒隊伍爲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雖頗殺獲終以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韜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  
丁仲修字敏之温州人方臘黨俞道安陷樂清將渡江巡檢陳華往補死之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入接橋橋斷馬蹶溺死賊至帆遊夏祥遣輔褒迎戰數十合褒死之仲修帥鄉兵禦諸樂灣鄉兵失據而散仲修以餘兵與賊戰力屈乃死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項鷄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合會賊盡銳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祭之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間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鳳翔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金人圍太原宋師多

潰欽宗遣折彥質乘傳同昭遠招集會洛陽陷西京  
留守西道總管王襄徙治襄漢授招遠西道總管道  
收潰卒至京兆遇永興路安撫范致虛會諸軍入援  
昭遠督其進且檄諸道使出師環慶帥王似熙河帥  
王倚各以師會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  
深皆後師期昭遠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諸道兵得十  
萬命馬祐昌統之昭遠與致虛同出關祐昌與金人  
戰敗京師陷遣使至太原帥府建炎元年遷河南尹  
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  
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

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符奉啓運諸殿神御  
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  
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  
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四  
年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晉江人以前補將作監主簿監  
泰州海安鹽倉因冢泰州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流通  
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  
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

矣民為邦本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  
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  
出師幾悞軍期削籍竄嶺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罷相  
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彘事與吳居厚不合  
落職知袁州尋復職再知潭州道州彘人叛乘高恃  
險機毒矢下石官軍不得前於兩山間仆巨木橫累  
以守孝序夜遣驍銳攀援而上以大兵繼進破平之  
進顯謨閣直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繕修城  
池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改犯高  
宗即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既

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士兵趙晟聚  
衆為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  
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  
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與其子宣教郎許皆遇害  
年七十九城無生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  
守歿于陣知益都縣張侃于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  
後贈孝序五官為光祿大夫謚威愍子許承議郎有  
常朝散郎錄其家一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二子

趙伯振太祖八世孫宣和六年進士靖康末為鄭州  
司錄捍禦有功上聞之就遷直秘閣通判州事建炎

二年金人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戰中流矢墜馬遂遇害事聞贈朝請大夫官其一子

王士言武舉進士累立戰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河東廉訪使者方臘爲寇詔擇材略之士馮熙載薦爲東南第三將首解嘉興之圍靖康元年詔以浙西兵往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守禦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歿他將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親卒持劍歸報巷戰而死康允之立其事贈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後五人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盩厔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棄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授圍守踰年城陷不屈子陶爲唐州司戶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薛慶起羣盜據高郵兵教萬人多驍雋敢鬪能以少擊衆附者日多張浚聞慶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慶感服因使守高郵尋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保寧鎮撫使金人還自浙屯天長六合間慶率衆劫之得牛數百悉賤估分畀民之力田者金人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慶在承扼其

衛不得進金左監軍昌衆見兀朮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卽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金追騎所獲馬識舊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太尉其死乎金人殺慶承州陷計聞贈保寧軍承宣使實其家十人封其妻碩人

孫暉爲泗州招信縣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

州守呂元闇瑾焚淮橋遁金人由招信將渡淮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沈其數舟會大霧蔽日金人莫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又戰且郤城破竟死于救書樓

李觀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戡大憝安能咕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虜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于都督張浚浚竒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觀與部

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楊照者濠州將官也金人圍城急照躍上角樓刺賊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統領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圍元大諱其徒勉以毋得負國一卅二百人皆闔死詔並贈承信卽錄其後宋昌祚和州鈐轄也建炎二年兀朮犯和州州人推昌祚權領軍事率衆堅守金人圍之數匝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閱數日軍士胡廣發弩中兀朮左臂兀朮大怒飛砲

雨集徑登弩發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與權倖唐璟歷陽令蹇譽司戶徐熒縣尉邵元通及立廣皆死譙樓上磔裂以徇軍士多不降潰圍西出保麻湖水砦推鄉豪爲統領聞於朝遂以趙霜爲和州鎮撫使昌祚璟譽熒元通各贈官錄其子弟

李政爲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駐劄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金兵來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却之夜擣其砦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



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十數人皆以濕氊裹身持仗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幾政死城遂陷權知州事單某者不降自經死

姜綬處州麗水人金人再犯京師內外不相聞朝廷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刲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遂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劉宣爲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遣蠟書密

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擘之其家屬配曹州

屈堅爲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圍陝府堅引所部救之爲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爲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王琦爲弓門砦巡檢建炎四年金人還自熙河琦禦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號阜昌衆皆拜琦獨不屈金人執而殺之

韋永壽者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

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張浚以言贈中衛大夫融  
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鄭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  
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辟難山谷間金人追  
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即貫死覃號泣  
指所瘞黃金釵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拏小舟  
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  
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  
厲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  
生不如死亦自沈覃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

顯覃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  
信郎建炎初張琪聚兵歸東京留守宗澤興往從之  
又從琪依劉洪道于池州紹興元年琪叛掠饒州呂  
頤浩招降之琪既聽命而中變執總管臣師古將殺  
之興密諭所部挾師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頤浩  
頤浩義之請于朝授武義郎隸張俊軍中復從劉錡  
守順昌復宿亳下城父永城臨渙蘄縣朱家村遷武  
略大夫戰淮壖有功授右武大夫累遷建康府駐劄  
御前破敵軍統制克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

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遇金兵五百  
騎于廬州之定林與戰卻之生得女直鷲殺虎初金  
主亮在壽春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權將兵迎敵權怯懦  
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廬州及金兵渡淮權  
遣興拒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金人  
以鐵騎進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  
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統領戴臯帥馬軍引避初李  
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  
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  
奔之父子俱死焉事聞詔贈容州觀察使又特官其

後三人即其砦立廟既復淮西又立廟戰所賜額旌忠  
開禧元年戶部侍郎趙善堅言近守邊藩詢訪故老姚  
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  
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  
敢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謚於是賜謚忠毅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  
金人從者數千人時翟興制置京西玘以衆屬焉金  
兵長驅渡河玘禦之白浪口金人不得渡積功補武  
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為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  
每戰冒矢石為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

商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從騎不能屬單馬至四  
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  
靡莫敢向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劔關爭門蹂踐死  
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偽齊  
經略司李諤屯渭北與金將折合字董相為聲勢玘  
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興平咸陽  
渭河石鬻谷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偽降豫不挈  
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  
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偽意堅玘患之會別  
將董震自商州來倚喜曰震與我善今以兵來天贊

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陽許而陰以告翼日倚詣玘震  
議事玘叱下責以大義并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豫  
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為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  
制軍馬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於是為齊河南安撫  
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  
俊守白馬山謝臯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  
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  
三十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  
遁去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先自偽齊歸玘還  
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初翟興既死朝廷命其子琮

襲至是琮言於朝真授玘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府孟汝唐州爲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銳于唐鄧問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詔先一行並聽神武後軍統制玘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衛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敕付史館賜褒詔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賊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玘戰于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官

其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即位又命祠於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海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立廟光州賜額閔忠

王拱建康府前軍統制從都統邵宏淵收復虹縣進取宿州屢立奇功隆興元年五月與金人接戰深入營中自辰至申力戰死詔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家八

人許奏異姓賜銀三百兩即其砦立廟賜額忠節是役也中亮大夫朱贊亦死之贈承宣使

劉泰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也慷慨好義以私財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金人犯壽春泰率所部赴援轉戰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孫逢眉山人大觀四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賀逢獨堅卧不起夜既半同僚彊起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變捫其膝曰不能為賊臣屈遂掛冠去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與汝礪復于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汙我我其可矣遂發疾而卒

李熙靖晉陵人提舉醴泉觀邦昌使直學士院熙靖固拒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邦昌又命禮部侍郎譚世勳權直學士院世勳亦稱疾堅臥不起熙靖尋卒後並贈延康殿學士

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安世無恙時居河南

暇則獨一過之徐處仁與俊厚善及爲丞相鄉人多見用俊未嘗往求處仁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獨不肯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不動劉豫以俊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昇其家卒郤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疆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贈承直郎

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間授徒自給時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間豫募人索之承務郎閻琦匿不以聞爲人所告豫杖之死

劉化源耀州人紹聖元年進士建炎初金人陷關陝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時通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卒不汙僞命有劉長孺者亦耀州人時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與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爲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不從紹興九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苦風痺

化源長孺老病遂命各轉兩官奉祠又言新鳳翔發授陰暉守節不仕詔特改令入官其後金復渝盟長孺之華陰縣不屈而死有李壽者開封人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令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壽言於所司曰昔為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劉麟聞其賢命張中孚以禮招致壽力拒之紹興九年死原州事聞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胡唐老事俊明樞密副使宿之曾孫也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歷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召為

秘書省校書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攻圍日急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為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詔天下兵入援宰相何臬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時朝廷趣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虛為宣撫使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虛以孤軍與金人戰滑澠間宅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為軍朝廷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



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  
例從貶秩三年知衢州苗傳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  
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遂解去以功  
擢秘閣脩撰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  
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於金建康失  
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城壁頽圯兵不滿千獨倚浙  
西制置韓世忠爲重世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因撫  
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  
唐老不從諭以逆順禍福方衆環脅之唐老怒罵方  
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時安撫司機宜

鄭疑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疑之戩孫也

王儔以通判真州權通判廣德軍建炎末盜戚方既  
爲劉晏所破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郭儔不  
屈與權判官李唐俊權法司潘偶權知廣德縣韋績  
權丞蔣夔皆死後贈儔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錄其家  
一人

朱嗣孟饒州樂平人宣和間進士爲廣德司戶兼司  
理叛卒戚方破鎮江犯廣德守倉黃遣招安無敢往  
者竒嗣孟狀貌有膽略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負不復  
遜直詣賊壘問所以涉吾地何故爲陳逆順禍福使

自擇所處方以迂已殺之事聞贈宣教郎官其子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為尚書郎宣和四  
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  
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  
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為五色旗使騎兵  
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  
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  
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  
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為疑兵于浦山  
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

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  
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群寇犯常州郡守請晏為援  
晏以精銳七千人出竒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  
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衆千五百人郡  
人為晏立生祠歲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  
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  
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衆迎戰晏不能敵猶手殺數  
十人為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於  
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鄭振字亨叔興化軍仙遊人建炎中盜楊勅起邑令

檄振糾集民兵以禦之振力戰賊衆披靡一夕遁去  
紹興十三年群盜魯少龍周老龍何白旗陳大刀衆  
至數萬帥司檄振行盜素聞振名不戰自屈十六年  
盜詹鐵义者入振井里振帥衆拒之殺數十人遂遇  
害廟食里中有孫知微者以朝請大夫通判舒州紹  
興元年賊劉忠入其境執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  
縛而食之

孟彥卿忠厚從父也頗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  
城中叛卒焚掠自東門出師臣向子諲命彥卿領兵  
追之已而招安其衆未幾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

遂犯善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手殺數人賊  
勢挫退還瀏陽彥卿追與之戰俄而民兵有自潰者  
賊遂乘之斬彥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戰  
孟通判首也因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  
赴之鏖戰瀏陽城南南流橋依山爲陣殺傷甚衆偶  
爲間者折其陣中認旗衆驚謂民彥已敗遂潰民彥  
爲賊所得邑士謝淳以才勇衆推之帥民兵爲前鋒  
助民彥戰淳手殺數十人力屈亦被執賊併殺之事  
聞彥卿民彥並贈直龍圖閣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  
祥贈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帥湖南請爲彥卿民

彥立廟以淳侑之

高談字景遂邵武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劔西去則盱贛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比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爲謀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往將焉之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

貪暴民無所愬我爲直之談曰獨不能撾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爲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連萬夫德安人或曰爾夫弟也補將仕郎建炎四年群賊犯應山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砦賊不能犯寇浪子者以兵至圍之二三日卒破之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爲用萬夫怒厲聲罵賊爲所害贈右承務郎

官其家一人

謝臯者開封人爲鎮撫使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壽泉州人爲左翼隊將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領卒百人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剖心祭之事聞贈官恤其家

薛良顯字貴勤溫之瑞安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爲大宗正丞出爲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

贈卹良渥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安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福賊憤詆觸諫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升朝官仍其子楠將仕郎

王師道字居中兗州人爲人沈勇任吉州栗傳砦巡檢紹興中與盜戰于吳村每射輒斃追擊數里遇賊有伏于民居者挺身力戰遂死立廟其地部使者以聞官其二子王輝者青州人亦嘗爲栗傳砦巡檢靖康初詔起義兵輝應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

熙二年茶寇犯邑郡以輝驍勇檄之使行至勝鄉地  
險輝勇於進士卒不繼為賊所得以刃加頸欲全之  
輝含血大罵遂死帥司以聞贈忠州刺史與恩澤二  
人立廟羅陂陳霖者字傳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進  
士為瑞金尉盜起江閩霖迎敵力戰盜繫之以去不  
屈遇害

列傳卷第二百十二

列傳卷第二百十三

宋史四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驤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忠義九

趙時賞

趙希洎

劉子薦

黃文政

呂文信

鍾季玉

耿世安

丁黼

米立

侯畱

王孝忠

高應松

黃申

陳奎

蕭雷龍

宋應龍

褚正一

鄒瀛

劉子俊

劉沐

孫藥

彭震龍

張雲

張汴

呂武

鞏信

蕭明哲

杜濬

林琦

蕭資

徐臻

金應

何時

陳子敬

劉士昭

王士敏

趙孟壘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  
 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  
 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  
 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  
 罷之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叅議軍事江西  
 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滌提兵趣贛州取道石城復寧  
 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時賞風神明俊議  
 論慷慨有策謀尤為天祥所知及空沆之後兵敗走

吳溪為追兵所執不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  
 盛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  
 見係纍它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煞廳官爾  
 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衆

趙希洎宗室子居冝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咸淳中迂  
 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  
 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郡守邀其軍  
 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聶嵩孫  
 希洎內嫺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  
 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噐覆諸地

俱不食據榻而死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夢驥以進士歷官知  
澧州沒於王事子薦以父任為湘鄉尉以獲盜功調  
撫州司錄有愬王應亨毆死荷檐黃九者獄成矣子  
薦閱受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戶裂吏楔殺  
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  
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為理官者改知贛縣監行在左  
藏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陞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  
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  
官以廉靜著聞主管仙都觀廣西經略司檄為參議

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略使馬暨遣

子薦提徭兵藥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  
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  
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為吾  
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  
為竟死之有黃文政者淮人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  
馬暨邀與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  
舌以次剗刑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呂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松江副司諮議  
官德祐初帥舟師次南康斛林夾白鹿磯與北兵遇



戰死特贈定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閣職與  
兩子承信郎恩澤仍立廟賜額河湖若巡檢張興宗  
亦死之贈武翼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恩  
澤

鍾季玉饒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爲都大坑  
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薦之遷審計  
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修出知建昌軍會有  
旨江西和糴季玉至郡才半年屬歲旱度其經賦不  
能辦請于朝和糴得減三之一遷提舉常平未幾改  
轉運判官皆不赴後以江西轉運判官彊起之郡大

胥以賄敗前使百計護之季玉卒窮治投嶺表俄以  
秘書丞召還遭前使構讒而封駁之改都大提點坑  
冶北兵渡江季玉徙寓建陽兵至不屈死之有潘方  
者温州平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  
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爲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  
謀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  
增戍衆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廩  
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  
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謚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豎  
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  
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  
黼力戰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  
守至是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大異  
死而復蘇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事平賜額立  
廟

米立准人三世爲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  
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大兵略江西  
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

吾官銜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  
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  
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  
之不屈遂遇害趙文義者郢州都統制更戍歸與北  
兵遇力戰死之初開州之役文義兄武義亦死焉有  
楊壽孫者爲雲安軍主簿兼教參佐忠勝軍端平中  
北兵至中江縣與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及坤等  
連戰二日俱死之壽孫贈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學  
庚等各贈承節一子進勇副尉  
侯畱字道子温州樂清人三貢于鄉兩試轉運司皆

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  
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  
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連  
泗畝廩城下死之闔室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言於  
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謚曰節毅仍立廟其鄉畝所著  
有霜厓集

王孝忠爲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楊貴  
叛孝忠率衆迎戰勝氣百倍俄水軍統制朱信降賊  
孝忠孤軍力不敵死焉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召  
爲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北兵自涵以金  
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遷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尋遷權工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從瀛國公至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張  
山翁字君壽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爲荆  
湖宣撫使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譙讓  
之晏然旣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  
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議之貸不殺後居黃  
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黃申字西鄉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

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事多所辦明丞相江  
萬里提刑黃震交薦之調安樂丞申爲政廉謹有治  
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拔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  
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  
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怒俄而吏  
民數百人集于庭疆輿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  
衆粹蹴詬叱曰爲爾不順將累我輩申陽死爲不聞  
令無如之何申有惠愛在民至暮衆舁入寘中堂翼  
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陳奎字肇方一字偉節饒州安仁人父詩川以武

補沐陽令咸淳元年父子同舉進士調滁州司戶叅  
軍父喪免改荆閩糧料院又以母憂去調朐山主簿  
制置使卽應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奎繇海道歸杭  
授南安軍教授不就還家奎少與謝枋得遊會枋得  
起兵安仁首拔入幕執安仁令李景景奎里人也景  
請得以家貲二萬贖罪奎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  
財獨非朝廷錢耶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  
怨奎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會守吏遁去奎聞於朝  
就攝郡事益王卽位奎入覲遷宗正寺簿太府寺丞  
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郡縣所部才千餘人屯

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至豫章元帥憐其才羈縻  
館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煙山中自剄  
歿所著有鶴心集其詩多譏刺當時之士大夫弟年  
同時被執死焉

蕭雷龍字顯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  
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  
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  
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  
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  
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

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太旗書曰  
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  
驚歎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爲謚議官  
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  
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  
於圃中是時提刑諮護褚一正字粹翁廬州人武舉  
進士督戰高沙被創竟沒二水知興化縣胡拱辰縣  
破亦歿之

鄒瀛字鳳叔吉水人從徙永豐少慨有大志以豪

俠鳴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  
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  
副使復興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  
副使及永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  
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瀉脫身走至  
潮州及天祥被執瀉自殺當是時從天祥勤王死事  
者瀉與劉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見左  
方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  
閤相友善天祥開督府興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  
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兵敗子俊收兵  
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復招集散  
亡與鄒瀉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爲天  
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  
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贗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  
子俊

劉洙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  
好奕與洙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爲常及起兵辟補宣  
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洙領兵還天祥歸開府  
南劔洙收部曲來會改授太府寺簿專將壹軍爲督

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召沐性沈實而園機晝夜應酬膏血不倦云

孫臬字實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林之後天祥長妹婿也天祥起兵檄臬招忠義士補宣教郎帶行監官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臬復龍泉拒守不下尋爲判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性跌宕喜事嘗以罪墨天祥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

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爲親黨所執至帥府要斬之屠永新

蕭燾夫永新人與兄敬夫俱天祥客燾夫爲詩有豪俊氣天祥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贊之縣受屠兄弟俱歿之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貢于鄉以補盜功行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豐縣知錄淮東總領幹官藤州觀察推官知吉州永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略司準備差遣知衡陽縣辟淮東轉刑倉江東提點

刑獄幹辦公事未上會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贛州即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為具言間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其為方略甚詳於是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率贛士以從繼周雖弱不勝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視為父兄進止疾除惟指呼無敢先後詔改繼周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淞制置司主管機宜所部夜襲大兵於南柵門殺傷相當質明猶戰渴赴水死

張栻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吳潛凡躬門出入荆閩歷年明習韜略潛兄弟既失廢斥者十餘年繼文天祥起兵辟為祕閣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叅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為空坑兵敗為亂兵所殺處置使鄒鳳得其屍葬之

呂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應募從行偕脫鎮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武力為多天祥開府南劍武以武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崎嶇數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難化賊為兵以環衛官將數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無禮死於橫逆一軍揮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彊禦而好



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鞏信安豐軍人為荊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詣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厓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清遠軍丞宣使立廟旌之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明義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杜濬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濬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閩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濬力爭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濬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鎧脫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廣東

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  
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許自來欲殺之  
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  
入天祥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跣患難以出天祥移  
屯潮州許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塲  
許惧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臨安琦於赭山結  
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  
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天祥開府南劍琦佐其幕琦外  
文采內忠實數涉患難無怨懟辭及潮州移屯琦俱  
被執至惠州遁復執之北行赴水爲吏所拔至建康  
以憂憤死

蕭資天祥幕下書史也天祥起兵資于患難中扶持  
甚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閣門路鈐轄資性  
和厚臨機應變輯睦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  
陽移屯與大兵遇死之

徐臻温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  
會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  
祥被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  
忠款至隆興病死

金應者性少剛知義爲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  
官路分天祥奉使被執左右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脫  
走鎮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  
尉尋入江西轉運司幕府還臨江軍司理叅軍郡獄  
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瘞爲肉身臯  
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  
乎命鞭之沉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興國縣天祥起兵  
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  
分司吉州饟運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脫

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  
引以時帶行監江西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  
軍奄至兵敗削髮爲僧窟迹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  
自號堅白道人又有陳子敬者贛州人以賢雄鄉里  
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閩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阜口  
據下流及天祥攻贛子敬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  
敗復聚兵屯黃塘砦連結山砦不降大軍以重兵襲  
其砦砦潰子敬不知所終

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  
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

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  
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  
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  
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同時有趙孟壘者合  
州人登開慶元年第爲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由鑑  
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擢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  
戰敗見獲不屈磔死方大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  
曰孟余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  
孟余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  
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

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余至  
此都人莫不隕淚旣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十四 宋史四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軍器前中書右丞相魯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長脫等

勅修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徐道明 莫謙之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

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剗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

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自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

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  
綱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  
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纔嫉  
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  
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  
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  
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  
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  
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闡外之事陛  
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

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  
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槌壞之喧呼  
震地有中人出衆鬻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  
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  
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  
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  
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  
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

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  
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  
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  
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  
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  
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  
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  
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  
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  
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  
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  
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潛善既殺二人明日  
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闕台微示愠色以明非  
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  
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  
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  
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須眉善談世事  
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  
初應制條敵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



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爲保邦御倍之方  
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爲書并上聞已而復論  
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  
之迺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  
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  
書爲三巨軸庶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荷之  
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  
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  
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  
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爲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

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  
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  
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  
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爲東澈著  
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旣刻之豐城范  
應鈴爲立祠學中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騫每調  
官未嘗擇便利爲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  
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誅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  
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日常平使者孫俟蚤行怪問之

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俟薦于朝崇寧  
初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註  
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  
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  
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  
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  
造忌媚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  
孫傅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秦檜迎辟之擢監察御  
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  
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

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  
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  
立賊臣多從史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  
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  
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  
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  
略曰相公服事累朝為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  
當偽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  
忘宗社神靈為可昧邪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  
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

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  
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  
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  
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  
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  
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  
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  
患遭寇雙脅汗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  
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為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  
如此則明王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

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尚當非  
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混澗謂相公  
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為久假不歸之  
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  
此改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  
則相公包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愒日待期而  
陰結寇讐合從為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  
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  
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  
偽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籍

龍德宮寶貨斥賣靈沼魚藕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  
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  
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  
燕遊忍一朝而毀乎爾等逆節甚矣力爭乃止高宗  
卽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窳削  
上知其有志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  
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過州縣諏察吏之賢  
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伸自湖廣將入奏黃潛  
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

覲謝克家乃先奏覲克家趨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  
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爲死黨付耿南仲倡爲和議  
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覲受金人  
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不  
報伸又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  
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  
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鎮未  
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  
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  
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章諸羣小以

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閻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達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爲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柳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歿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已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

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摭其所爲豈不孤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

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伸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條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以是爲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

由而明乎伸旣遠貶雖有詔命邈無來期君子閔焉責以龍圖猶未盡褒勸之典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而所韞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藁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檐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留于鄆常稱孔子言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有何兗者昭武人受學於伸伸沒兗嘗輯其事狀紹興中爲辰州通判覩郵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它人莫預兗徑取所輯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兗荆南詔獄獄辭皆出吏手兗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暮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署廣東欲辟爲屬

祖儉辭尋以待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寢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

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  
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  
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  
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  
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  
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  
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  
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  
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  
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

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  
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替御於黜陟  
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  
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  
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  
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  
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  
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  
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疏旣  
上東檐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



舍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  
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  
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  
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  
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  
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  
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  
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  
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  
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

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  
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  
坐視群少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  
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  
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  
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  
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  
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  
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祖儉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

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交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

不知悟邪陳自强侂冑童孺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潜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潜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冑及師旦而罷逐自强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

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  
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采言  
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  
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  
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  
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  
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  
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  
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贖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  
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  
寃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  
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  
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  
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柵爲之具棺斂歸葬  
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  
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  
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爲  
右丞相登進者德及一將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  
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

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抃爭俱被斥宋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詎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鱗徐範張衡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不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處其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

不忍聞也臣竊見此者諫臣李沆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當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公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諫力辨其非者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揚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能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沆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一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耶陛下屬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群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論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救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待從佞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牽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駟上書救之不聽古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側

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叅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爨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甚懽佞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爨與汪逵趙彥橐薦授戶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早上封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故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

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  
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  
刑部侍郎兼侍講衛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  
端朝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父居學校  
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範自有傳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  
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  
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闐闐籍籍欲語  
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  
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

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  
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  
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  
社日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  
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  
之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  
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  
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  
貪懦無謀倪倬杲諸郭之膏梁無用諸吳之恃寵  
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

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剗膏刻血包苴侂冑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頤之貢子爲郎富宮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吏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文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培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撈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

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數臣嘗惟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真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筭最長客筭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家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四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

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

不收餽糧不豐

刑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

帶甲百萬餽

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

事之不利於先主

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

中國之外患既已

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

令自行紀綱自正豪

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

石自復天下自底於

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

兵革哉不然則亂臣

賊子毀冕裂冠我九錫隆恩之

詩恃貴不可侔之相

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

塗炭生靈墜百世之

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雖

欲不與之偕亡則禍



追於身權出於人僥首侍終何臍可噬事之未必然難  
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  
凱則裒臣之首風遮四方以為天下欺軍罔上者之  
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  
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  
民書奏侂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  
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迁守李大異  
復寘獄侂冑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齎  
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  
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

章杖歿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為文章有氣  
骨吳曦叛州縣莫敢拒若水方為布衣憤甚將殺縣  
令起兵討之夜剗雞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  
懷刃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  
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縣乎此  
何等事而使我為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  
刃曦中道聞曦歿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  
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  
其姦請罷之吏命賢相否則必為宗社憂考官寘之

未罪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幾其出入將寘之罪或爲之解乃已理宗卽位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

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汗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旣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

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季知孝其鷹犬也馮榭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

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倔疆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

夫制置司不敢爲附驛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爲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污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論筆吏使竊錄之允恭見之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翼日蚤朝奏出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召閣門舍人問

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叅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  
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務躬行耻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僧真實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縶真實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真實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復爲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爲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訔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廼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炳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爲動遂死焉

國典卷第三百十四

...

...

...

...

...

...

...

...

...



